第一版　星期二　ZINSUI RHBAO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三日

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二〇四號　創刊於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　地址：興縣四山

人民時代為減低定價徵求長期訂戶啓事

本刊二卷革新以來，深蒙讀者愛護，銷路日見增多，現據本刊讀者紛紛希望減低定價，茲由二卷五期起，半價發售，每期一百元。並特徵求長期定戶，半年十二期，一千一百元；全年二十四期，二千元；郵費免收。各地讀者希逕向晉綏新華書店及各分支店接洽。但凡各校學生聯合訂閱五份以上者，另有特別優待辦法，請直向興縣本社函洽。

人民時代社啓

「人民時代」半月刊 第二卷第五期要目

論蘇聯（六則）……蔡暢
蔣介石的內戰政策一定慘敗……盧芳
美國人民的聲音……允中
訪問武鄉主任……穆欣
太原魔影……金孟君
把天下翻轉過來……張友
恐怖的拿匪……宏流
一個雷雨的夜裏（小說）……馬烽
「一拐飯盆」（小說）……胡正
木刻、漫畫（五幅）正挺、力羣等

更廣泛的緊急動員起來 撲滅反動派內戰兇焰

兩月餘來，我自衛反擊勝利輝煌

（本報特稿）為了粉碎內戰挑撥者進犯我解放區的罪行，撲滅反動派明燃日益蔓延的內戰兇燄，迅速恢復和平以消除反動派向我和平的解放區永無止境的騷擾，我晉綏八路軍應三〇人民之請，對反動派進行自衛反擊。兩月餘以來，我全邊區軍民一致動員，在緊張而艱苦的戰鬥中，並經獲得重大勝利，戰果仍在繼續擴展中。

我自停戰令以來，閻錫山即在蔣介石內戰密令指使下，配合蔣軍，聯合日、偽軍大舉進犯山西我各解放區。僅在我晉綏邊區周圍，一月三日至四月三日間，蔣閻日偽軍進攻即達三百餘次，先後遭受攻擊的縣城有左雲、永和等，被侵佔的重要村莊計永和城、永和關、山根鎮、蒯麥、仁義（大寧）、石口溝、水頭鎮、義泉鎮、長寧、黃土（臨縣）、古城營（太原）、歧寧（交城）、雙池（靈石）、北內道（徐溝）、吳村、牛家峪（清源）、義棠鎮及三舍（寧武）等十八處。蔣閻內戰的反動派瘋狂侵犯，置廣大人民和平意願於不顧，我軍一切和平建議均未為蔣閻軍所接受，太原大同執行小組調處工作迭受阻撓破壞，三月十八日執行部和字六號命令及十九日發動閻錫山巡兵的命令，莫不受到閻軍的抵抗和拒絕。三月十八日以後一個月中，閻軍繼續向我呂梁區舉行「掃蕩」「清剿」，妄圖一舉將我軍驅退或消滅。

我一再容忍和讓步 反動派却肆意進擾

為遵堅持和平民主方針，我軍始終壓抑着無限的痛憤，作種種容忍和讓步，以期進犯者能翻然悔悟。詎料反動派反變本加厲，肆意進擾。四月十九日閻方召開「邪情行政會議」，決議「想蔽辦法」，五月五日頒發的秘密「指示信」，更令下屬逮捕我區村幹部，「摧毀叛逆（指解放區）區村行政機構」。五月十五日起，閻錫山即集中其七十一師等配合日偽軍，猛犯我晉中平川太原、清源、徐溝汾河以東地區，使該區一百二十餘村莊，十二萬五千人民飽受蹂躪。六月六日起，復以共四十四師等九千餘，摧殘我文水、交城解放區，使我八年苦戰從敵偽血海中解放之廣大地區，重陷反動派的黑暗統治之中。先後佔我開柵、郭城、孝義鎮、三泉鎮、西社鎮、東北社、東南社、城子前、胡家堡、當寶、王明寨、北安莊、石侯鎮、樊溝、東西城村、南莊鎮等重要村鎮。晉北閻、日、偽軍，亦以其所佔城鎮作為據點，屢犯我解放區。僅是朔縣一地，敵之忠實爪牙偽四十二團長殷逆成玉、偽專員王達三等漢奸部隊，自一月十四日至六月初，即糾合同蒲沿線村莊達一百七十四次，進攻兵力約一萬八千餘，遭害我村莊達二百個以上，搶走糧食八十四萬六千多斤，捕捉朔縣群眾七十餘人，殺害者十六人，劫去財物牲畜無算。朔縣閻偽軍指揮官張汶龍更親自指揮，以十一個連兵力，圍攻我抗戰有功之西小集駐軍。至大同、忻縣等地，尤屬閻偽猖獗進犯解放區的罪藪。綜計一月十三日至六月十四日，閻軍向我晉綏大規模進攻總共四百三十八次，出動總兵力達十二萬餘，進攻村莊四百七十二處，侵佔並焚燬據點一百二十一處。我群眾被殺害者無數，僅呂梁區就達一千七百零一人；地方幹部犧牲被捕者甚多，光呂梁區幹部被殺害的便有一百九十六人。群眾經濟損失單是糧食一項就六百多萬斤，被掠畜幣三百七十五萬元，法幣八十六萬元。……與此同時，閻軍自正太、同蒲沿線向我晉察冀解放區進攻四百四十餘次，侵佔村鎮四百多處。抑向蔣閻日偽軍聯合進攻，強佔我太岳區，陷我聞喜、侯馬等城鎮；五月中旬蔣閻軍兩萬餘眾，又犯我汾南解放區，夢想一舉殲滅始終堅持汾南抗戰的八路軍。

進犯軍施行「三光」政策 血海深仇罄竹難書

蔣閻軍在進犯中施行「三光」政策，窮凶殘忍，較之日寇更加兇暴。兵鋒所至，捕丁搶糧，慘殺姦淫，人民被逼於死地，生靈塗炭瀝入血海。五月十七日偽蒲縣軍侵入南井，將未嘗十三歲的妹妹當眾輪姦，其長兄拉救，即被手榴彈打昏在地。陽曲閻方「治村」人員厲文殺人派糧，斜道村閻某張換說了一句「老百姓沒糧，交不起」，就被用刀劈死，並把頭顱割走。東河村羣眾遺二娃、敵門雪寶兒於六月一日夜被暗殺，總共被砍六十幾個刀傷，殺死後，閻特並再在屍旁留下惆嚇的條子：「你們今後再要有人反抗不交糧，便是這樣的處死。」孝義五區抗糧村六十多歲的老漢，被迫支差不讓休息，結果累死；一個四十多歲的孕婦支差，只得一個孩子死在肚子裏，同時閻軍侵入每一地區，立即實行其殘暴的「兵農合一」，發政，逼使十分之七農戶離開土地，青壯年離鄉背井到處逃亡。……至對我各級幹部與戰士，殘暴尤屬令人髮指：今春閻軍殺死我朔縣六區區長任乙山同志，又縱火燒死我六分區副專員兼忻縣縣長趙安乾同志，割頭帶回，後又沿村轉送出來，五月末旬忻縣閻軍、嵐縣閻偽慘殺我縣府秘書薛錦茂、山朔第二區區長劉懷克同志等三十餘人，劉懷克同志係六月十二日夜被川繩子紋死，我田家廟村幹部田雄、劉家口農會自衛幹，係在五月二十四日被火柱刺戳死後，又用鍘刀將屍體鍘碎。寧武閻偽先後殺死石堝上村我民兵隊長曹旺、自衛分隊長劉丑娃等幹部，與武工隊員王光等七位同志。五月二十六日在清、太、徐三縣，我政民機關，捕去我清源縣長柳林、游擊隊政委張延明等十餘位縣區幹部。六月七日汾陽北關戰鬥中，閻軍竟放毒瓦斯，使我軍一排全部中毒。……數月以來，蔣閻軍進犯中，慘殺淫虐，血海深仇不勝備述，此僅列舉數例而已。

我們不能束手待斃 憤而奮起自衛反擊

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這些嗜殺成性的匪徒面前，我們誠摯懇切的呼籲反被視為懦弱無力，仁至義盡的退讓竟被認作可欺。我們對蔣閻軍無數次勸阻、警告均被置若罔聞，他們陰謀佈置更大規模的內戰，日漸蔓延的內戰烈火威脅着解放區愛好和平的軍民的生命財產，我們不能束手待斃——像羔羊般任人宰割，乃在忍無可忍，讓無可讓之際，憤而起來自衛。在英勇的愛國自衛戰爭中，解放區羣衆奮起支援前綫，太岳區有十萬民兵臨赴前方，晉綏僅是忻縣一地即有民兵萬人參戰。我們正義的行動代表着全國人民共同的意願，因而獲得全國人民一致的聲援和支持。是以旗旛所指，捷音頻傳。同蒲北段，我三縱及晉察冀野戰軍，自八月十七日起，在人民歡呼聲中，已連克朔縣、山陰、寧武、繁峙、代縣、崞縣、五台、定襄、懷仁等九城，現正收除大同城下周圍偽據點；解放村鎮九百餘，控制鐵路六百里。太岳我軍六月二十日以來，先在晉南解放絳縣、沁縣、洪洞、趙城、靈石、霍縣等城，控制同蒲路二百餘里。此外晉中、晉南被佔地區，大部亦均為我軍恢復。

挾美械裝備一心想「勝利」 反動派幻夢成泡影

反動派在發動內戰之前懷着美麗的幻想，他們想挾新式武器並依美國反動派的多援，「消滅」人民的軍隊以及整個解放區。但數月來的自衛戰爭已使反動派的此種夢幻變成泡影，他們向人民所伸出的魔爪受到沉痛的創傷。我們在自衛反擊中，不特恢復了廣大城鎮與被蹂躪的土地，而且大量消滅了進犯者的有生力量：六月二十日太岳我軍進駐絳縣時全部解決閻軍三十九師一個團，繼又殲滅偽千餘；七月十三日我在聞喜堰掌殲滅敵三十一師九一、九二兩個團；十四日解放野縣時，生俘八百餘，日軍十二名，二千餘偽軍僅七十人漏網；二十一日將駐沁縣偽軍段炳昌部全部解除武裝；二十三日在平遙殲滅閻軍六十八師三個團；八月十二日閻偽二〇五、二〇六、二〇七三個團又被大部殲滅於霍（縣）東。在解放洪趙戰役中，繳俘偽閻軍五千餘，生俘者即有閻偽軍三十七師參謀長以下官兵三千七百餘，解放霍縣戰鬥中斃俘偽閻偽軍二千五百餘人，反動派進犯軍在我軍英勇的反擊下，持有美製新式武器的進攻軍，變成了我軍的補給隊；在忻縣附近，蔣閻飛機亦曾被我軍擊落三架。這就使我軍民更加神勇自信，而激動了蔣閻軍內部反戰思想更加生長：五月十六日閻方汾南綏方部隊王海清部三千餘舉行火綫起義。近日復有大同、〇〇祠閻軍各一部，先後高舉義旗，投奔解放區。至於零星反戰逃亡、起義者，更是日有所聞。燎原正盛之火正在蔓延，結果必會把內戰挑撥者燒得焦頭爛額。

數月來愛國自衛戰爭的偉大勝利，已經使我全體軍民倍增無限信念。我們必須更廣泛的緊急動員起來，粉碎蔣介石閻錫山的進攻！我們在前方、在後方的人們都要記着：在為自衛抗戰、為爭取和平而苦鬥的年代中，我們無數人民的英雄前仆後繼的在敵人向火中英勇倒下去，我們必須保衛住我們人民在血泊裏爭取到民主自由的生活，使烈士的熱血不白流，使勝利的果實永在；堅決徹底把無恥的進犯者趕出去，不讓好戰者貪慾的猙獰伸進我們民主的花園！早日恢復和平，建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

延安軍事觀察家分析

承德終將重歸人民

我軍有計劃地撤離承德 將更利於消滅蔣軍有生力量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此間軍事觀察家稱：八路軍有計劃地撤離承德，將更增加蔣軍的困難。蔣軍侵入熱河廣大地區，守備承德等城鎮及延長的交通線兵力分散，將予八路軍以消滅他有生力量的更好機會。熱河是蔣介石丟棄給日本人的，是八路軍從日寇手中收復的，八路軍和熱河人民永不承認蔣軍對承德等地的侵佔，他們將繼續自衛和戰鬥下去，一直到收復失地，熱河和承德是永遠屬於人民的！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內戰砲火已自關內延燒到長城以外。自八月二十日起，蔣軍十三軍與五十三軍即大舉進犯承德，八路軍為有效地消滅進犯者有生力量，已於二十八日有計劃撤離承德。蔣方侵佔承德，是以「解救」大同閻偽軍為藉口，但晉北八路軍對大同閻偽軍的打擊和包圍，是為了解救胡宗南軍渡河與閻軍協同進攻所造成的晉南解放區嚴重形勢。現在蔣軍不但不停止在晉南的進攻，反而在熱河擴大進攻，侵佔承德，蔣方發動全國內戰的責任，已無可置辯。

本院分中醫部、西醫部、眼醫部……專人負責。

（下接二三版中縫）

救濟水、雹災民 行署撥糧六百大石

指示各縣根據災情酌減公糧

（本報訊）今春各地雨水奇缺，田禾大受影響；久伏遇雨後，各地復遭洪水、雹災沙害之襲擊，神、河、保、偏、五、神府、神池及嵐縣等縣，據初步統計，被災二百七十村，災民八千三百四十六戶，淹沒田禾一十八萬零八百九十五畝；有不少村子，房屋倒塌，糧食衣物漂沒，被水沖走，災民生活異常困難。為此，行署除撥六百大石，就災情嚴重者，進行緊急救濟外，並指示被災各縣根據受災程度，酌予減免本年度所欠公糧，和下年度公糧負担；同時，發動廣大羣衆開展互濟互助運動，進行救濟。（啟行）

山洪、冰雹為災 五個村秋禾毀盡

神府五區一面呈請賑濟，一面發動早翻秋地多種老麥。

（神府訊）五區沿邊各地，於八月廿五日下午突遭猛烈冰雹，降約一時，山洪半漲，約三丈，驗附近高處的瓜、山藥、菜地被洪水一捲而光，[illegible]村被水冲走[illegible]；被冰雹打了的有十個村，最嚴重的如解家溝、張家畔、解家寨、城塔、張家新莊等五村，冰瓦大如鴨蛋，到第二天上午還未消，積存地面三寸厚，受災田禾三千八百垧。豆類、棉花均被打毀，蕎麥高粱打成光桿，大部已無收成。很多貧苦農民生活難以維持，有的富戶紛紛辭退[illegible]。區公所一面派人到受災村莊考查災情安慰羣衆，一面呈請縣上立時撥[illegible]

[illegible]於七月中旬因黃河[illegible]淹良田[illegible]百餘畝，[illegible]三十四間，全村有五分之三村民受災，政府當即派員遍行救濟。開始因村[illegible]識不夠，[illegible]自己[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受災[illegible]甚，再三。後經縣[illegible]

本報等響應分局號召 動員反貪汚浪費

（本報訊）根據分局「節約人力物力反對鋪張浪費貪汚腐化」的指示，本報、晉綏大衆報、及呂梁印刷廠、呂梁紙廠等單位，組成檢查委員會發動全體同志認真開始醞釀，尋覓貪汚浪費的痕跡，一經醞釀成熟，即開始檢查，三十日開大會進行動員，邢德普同志聯系目前嚴重局勢，提出反對貪汚浪費的任務。他指出報社、印刷廠、紙廠存在相當嚴重的浪費現象，亦有發現貪污的食汚行為，有的人拿公家的錢做私人的買賣，伙房賣[illegible]，印刷廠的鉛，一千多塊錢一斤，可是院子裏、街上到處丟，紙張也被大批糟蹋，我們出版的書報有時因工作上的疏忽發生錯誤，就不能不毀了重印，這當中的浪費一動就幾十萬。他要求大家認真重視這類問題，而尤其要幫助貪汚浪費者痛改前非，同時再三叮嚀大家掌握「提高思想，治病救人」的精神，以達「消滅貪汚浪費，改造工作」的目的。要求每個同志採取自覺的積極態度參加這一運動，從上而下、從下而上都動員起來，進行檢查。這一運動對每個同志都是很好的考驗，考驗我們對羣衆對人民負不負責任，或負責到甚麼態度。當場各單位、小組長又開會討論，決定先行普遍的醞釀一週，從中選出正直無私而又密切連系羣衆的同志組成檢查小組，協助檢查委員會及行政組織進行工作。（爭）

好吃懶做發不了財

五花城召開貧戶會議 瞎子拐子殘廢都生產了

（河曲訊）五花城召開十七戶貧戶會議，組織大家生產，爭取有吃有穿。平常不參加會的杜四的老婆、瞎子郭吉、拐子[illegible]都來了，都高興地說：「這是政府照顧咱們哩！」鄭洲[illegible]連鞋把地都荒了，別人鋤完了二遍，他的山藥、豆子還沒上鋤，地裏草長得比莊稼還高。

鄭紅順生產不會計劃，做事慢騰騰的，麥子收了，[illegible]，大水把一百四十多捆麥子[illegible]了。郎寬萬[illegible]手，從[illegible]下來，他伍[illegible]三百八十斤小米，他好吃懶做，不到四個月就吃光了，還經常跑到縣區政府要求幫助。開會時先由大家檢討勞動態度，寬為說：「公家撥了三百斤糧給我，但是我手不方便，筋斷了不能鋤地。」大家說：「你女人，大家就[illegible]：每天做豆腐，就是你回來要[illegible]。你是好吃懶做的，[illegible]勸他：「別人都[illegible]，你不動彈，[illegible]」他[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幫助他。拐子[illegible]，他的父母担水，[illegible]一家都勤快了，[illegible]。[illegible]農會又幫助[illegible]二十[illegible]。都自願[illegible]了生產計劃，要來[illegible]努力生產，爭取有吃有穿。（[illegible]）

「歡喜」也回來了 好久不見的

晉縣平川舊有「跌交」風俗，每年七月村裏都要集裝品，各種獎品擺出來，一對一對的跌交，凡一人連跌倒六人的即得獎，屆時附近村莊都來參觀，男女老小[illegible]。以往[illegible]山莊[illegible]的時候，村裏有年青人說開「跌交」，老漢們就吆喝：「飯也吃不飽，還有甚麼心思？」最近三泉、解村、下萊等、沙泉等村都又鬧起來了，並且比已往那一年也鬧得熱鬧，除了跌交」外還有挾歌、大戲，老漢們在一旁看得笑了，就舒坦得說起開心話：「鼠日怪，八路軍一來，連好久不見的歡喜也回來了。」

高老愛衆人，衆人愛老高

今年三月間，高書發復員到嵐縣三區瓦窯村，一去羣衆就給他調劑下十五畝好地，老高歡喜得心想：「不好好勤勞對不起全村人」，就成天起早爬夜給村下六畝莊。一天在村裏看見梁[illegible]生女人褲子爛得連肉也遮不住，就借出一丈布給他縫褲子，又想這不是個長法，就積極教育大家種棉花，衆人選他當種棉幹事。到村裏一問老高這人怎樣，馬上就有人告你：「老高愛衆人嘛！」他作過的很多好事，如幫助農會幹事買地，請醫生看窮人看病，幫抗屬担水等。老高由於辛勤的勞動，已買下二十一畝好平地、四間房子。你要去問老高「村裏人怎樣哩」，他也會連聲說：「可好啦！」現在村裏正在幫助他秋後娶老婆哩！（王日阜）

勤得在實房蓋磚新用

記者日前在興縣市走過一所正在興修的房屋，發現其所用的磚頭是新燒出來的，這乃是一新現象。在此以前，人民都從敵人破壞的廢墟上拆些爛磚頭，蓋起的房屋也是灰黃黃地。現在興市敵人破壞的廢墟已大部清理完了，新房建築後，市面當更為之一新。據該磚工人談，城外有兩座磚窯，專供城內建築之用。又說：「用新磚蓋房，實在得勁！」

了來過跑就早，樣這道知早

靜樂各機關和羣衆代表三十餘人，慰問傷病員，我軍的傷病員見了都很歡歡喜喜地說前方這後方，只有被俘的閻軍士兵在一旁偷偷流淚，他說：「我被閻錫山強迫着打了八路軍，你們對我還這樣好，要早知道這樣，我早就跑過來了」。（李文、登山）

文水秋田大部鋤過三次 四萬畝棉田打卡過四次

（本報訊）文水各村羣衆，於反抗「抓丁」的緊張鬥爭中，積極發展生產。全縣四萬五千畝棉田，八月中旬已有四萬畝鋤過三次、打卡過四次，以產棉聞名之四區方圓、武午村一帶每株棉苗結棉桃三十多個。據老農談：該區一般棉田今年每畝可產淨花八十斤左右。全縣二十三萬畝秋田大部鋤過三次，二萬多畝回茬地鋤過兩次，現玉米已上漿，高粱、穀子正在[illegible]，棉花，綠黑山豆更為茁壯，到處呈現豐稔氣象。老農們預測：今年秋禾產量均在一石以上，將超過八十年來任何一年。全縣除種五萬畝麥標地，為明年蓄足肥料，全部耕過一次，作為第二次耕過十分之五，其中百分之五十又耕過第二次。畜牧、雞羊副業也大有發展，以六區賈家村為例，原有豬五口，今年由買小豬增至一百二十口。該村的雞原有三百隻，現又新增至六百多隻以上。（郝子仁）

新聞工作者集會 紀念「九一」座談業務

報導常落於運動之後，極需「迎頭趕上」。

（本報訊）一日，記者節，分局王文達同志亦冒雨趕來出席指導。會前朗誦出席邊區新聞工作者四十餘人，假本報集會紀念第十三屆記者節，社論，大家即依社論精神熱烈討論當前業務，發言多從常當前新聞報導出發，指出報導仍常落於運動之後，極需「迎頭趕上」；新聞工作亦多未作到生動活潑，或認為由於報導須由深刻細緻的採訪入手，再配合以羣衆路線的總結經驗和對先進記者報紙的觀摩研究。許多同志檢查以往缺之埋頭苦幹，終生獻身於新聞事業精神，很多工作不能全心全意的結果，使工作受到很大損失，今後均願實際到事業中，致所放日報社論號召，和廣大的通訊員同志一道繼續研究，負起黨所交給的光榮任務，實徹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切實和羣衆取得聯系，真正作到邊區五百萬人民的喉舌。席間對最近本區與其他解放區的優秀新聞報導，亦分熱烈交換意見，並擬選優秀報導以供邊區新聞界同人參考研究，會議四小時，發言甚踴躍。最後一致決議[illegible]動派摧殘下的國民黨區同業和在特務恐怖下而不屈的李敬仁先生，脫險刀下且推選委員五人，負責籌備「解放區新聞記者聯合會」之成立。（[illegible]）

嵐縣白家莊婦女 在鋤草中發動紡織

把鋤草秋收中的積極份子作為培養婦女對象

（嵐縣訊）六區白家莊婦女組織變工鋤草，就在變工組內進行紡織教育，抓緊鋤草快完時，婦女生產情緒，醞釀了紡織要求，區婦女幹部邢志英又幫助該村開辦訓練班，先找到積極的三個領導變工鋤草的女子，又吸收了三個貧苦婦女，安置兩架快機，兩個月[illegible]

[illegible]都學會了織布，[illegible]好了，織三[illegible]被子，[illegible]完了，[illegible]紡了七丈二，[illegible]一萬二千元，分[illegible]三女子已作了，現[illegible]另作夜日中，紡織的都七人[illegible]，她們的[illegible]十二斤棉花，[illegible]，很多婦女[illegible]，參加的[illegible]快[illegible]。在[illegible]積極的婦女中發現積極份子後，組長領導和教育，找出其他婦女，現在秋收時，三女子已[illegible]，打開了[illegible]問題，[illegible]解決冬衣問題。（李尚信）

火綫喊話拿下一個碉堡

戰地通訊

「濟南」部二連在八月十四日晚上攻擊大同城北坡木營房（距城六里）時，步砲協同動作，一連奪取了五個碉堡，摧毀了最高的大樓，當奪取敵人最後一座碉堡時，部隊把它包圍起來，向敵人喊話，戰士劉德槐同志已經知道敵人一天一夜沒有吃喝，因為外有三[illegible]，[illegible]：「你們放下武器過來吧，我們保證不殺。」他喊道：「[illegible]」敵人依然沒有回答。連長恐敵人[illegible]，又叫劉德槐同志向敵人喊話，[illegible]：「[illegible]，快過來吧！」[illegible]要[illegible]，我們說話算話，[illegible]」敵人[illegible]，[illegible]士兵[illegible]，決不打你們。[illegible]連長也喊：「[illegible]把槍[illegible]來！」[illegible]出來了，[illegible]十一支步槍，[illegible]。

（上接一四版中縫）五，本院治療手續：[illegible]亦自便。[illegible]負告[illegible]，退伍榮譽軍人患病者[illegible]之數，不[illegible]收金三分之一。5.本院門診時間：一律在下午。四[illegible]外出診治時間，中醫早晨七[illegible]八點。和[illegible]本市來請者例外[illegible]；[illegible]村政府之介紹信說明確實貧困[illegible]

進犯軍遭續遭嚴重損失
十天來蔣軍又折兵四萬

解放區軍民將用十倍努力消滅蔣軍有生力量，直到徹底粉碎其進攻為止。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最近十天內，蔣介石軍隊遭受了嚴重損失，特別他對於蘇中的進攻已遭慘敗，但由於美方的鼓勵，以西太平洋剩餘物資供給蔣政府的談判正在進行中，蔣介石仍積極地擴大內戰。自四月一日蔣介石演講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以來，內戰烽火自關外燃燒到關內，現在又從關內燃燒到長城以外。蔣政府力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隱藏全國規模的內戰，現在這個企圖已被蔣軍在熱河等地的新進攻所粉碎了。最近十天內，又有四萬蔣軍被擊斃及俘獲或自動放下武器，總計自七月中旬以來，蔣軍已在各戰損失十七萬人和大量武器，估其全部兵力約十二分之一。解放區的軍民將用十倍的努力，不斷消滅蔣軍有生力量，一直到徹底粉碎蔣軍的進攻為止。

在蘇皖前綫，近十天內，蔣軍又在如皋東及東南丁（堰）林（梓），黃橋東北分界鎮與如皋南之加力市三次戰役中，遭受了殲滅性的失敗，僅此三戰役，蔣軍損失即在二萬二千人以上，其中有一八七旅（原師）副旅長以下萬餘人放下武器，加上十天以前的泰興、如皋南部、海安以東和漁濤戰役，新四軍已是七戰七捷。總計蘇皖戰綫自蔣介石七月中旬發動進攻以來，已有六萬以上的蔣軍官兵被殲俘，其中包括八個旅（原師）及兩個交警總隊（即戴笠的特務大隊）之全部或近於全部被殲，五個旅（師改）已受到部份損失。

隴海前綫，我軍自十日舉行自衛反擊，先後解放隴海綫上及其附近之縣城五座及車站重鎮十餘處，殲滅國民黨軍一八一師全部，二九師一個團，一四三師及八十一師各一個營，七四師兩個營，航委會特務團第一營，美械裝備之陳誠嫡系部隊十八軍武裝軍官營及其十八師直屬隊一部，加上地方保安團隊，共一一、三零零餘人，此外，尚有四千八百餘人放下武器，總計蔣軍損失在一萬六千人以上。蔣介石遭此自衛反擊後，即從豫南鄂西等地增援反攻，先後侵佔蘭封、碭山、蕭縣等縣城及碭王等車站，現正向隴海路北東明一帶進攻。

山東前綫，自本月二十一日起，蔣軍四萬餘自臨城、韓莊及賈汪東北出動，其目的在於佔領嶧縣棗莊與台兒莊及打通臨城、韓莊間六十餘里的津浦鐵路，棗莊一帶工人和居民組織自衛隊，準備打擊進犯蔣軍。

晉南前綫，同蒲南段自蔣軍八個師開抵晉南後，不斷北犯，先後侵佔[illegible]、侯馬、絳縣，但因遭八路軍阻擊，[illegible]，與北進相配合，蔣軍又自絳縣及聞喜、夏縣等地東犯，侵佔垣曲。在同蒲中段，我軍繼續反擊，先後解放洪洞、趙城、霍縣、靈石四座縣城及萬安鎮等重鎮。至此，南自臨汾北至靈石間除靈石至南關三十里之孤立據點外，二百餘里長之同蒲中段全為八路軍控制。僅洪（洞）趙（城）及霍縣戰役中，我斃俘閻軍共萬人（靈石戰果尚未計入）。晉中平川，我軍於自衛反擊中，曾收復義棠、孝義兩重鎮。為了配合晉南蔣軍的進犯，大同閻偽軍及日軍八百人不斷出外騷擾，八路軍已予以嚴重打擊，並將其包圍。

熱河前綫，八月二十七日起，蔣軍十三軍與五十三軍一路自平泉正面進犯，另一路自葉柏壽進佔寧城後，迂迴承德，八路軍已於二十八日有計劃撤離承德，蔣軍侵佔承德後，交通延長，兵力分散，困難必然增加，此後蔣軍將更受熱河軍民積極自衛的有力打擊，承德終將重歸人民之手。

解放區各地民兵游擊隊及群眾英勇保衛家鄉。蘇皖各地及隴海戰事爆發後，十日內，即有三萬青年自動奔赴戰場。太岳晉南有四萬民兵自衛隊自動赴自衛前綫參加主力軍，晉城、高平等五縣即有一萬個農民自動要求入伍，太岳有十萬民兵配合八路軍在同蒲南綫及豫北作戰。山東首批民兵編成縱隊（萬二千人已活躍在自衛戰綫上，尚有十四萬民兵正整裝待發，這些民兵和自衛隊表現了高度的勇敢和機智。冀東香河各村人民積極參加自衛戰，當民兵荷槍奔赴前綫時，齊聲高呼：「任憑反動派依賴美式槍械裝備，子弟兵將堅決的防衛北運河！」陽城民兵隊員李廷一人即用手榴彈俘偽七個、傷，俘蔣軍三人，繳步槍二十二支。蘇皖海安農民王鎮子於海安東戰役時，用巧計將蔣軍帶至我軍防地，致二十餘蔣軍被俘。

周恩來致函馬歇爾
抗議美蔣罪惡談判

（新華社南京三十一日電）中共代表團周恩來將軍於日前致電馬歇爾，對於美蔣正在進行中的轉移剩餘物資的談判，向美國政府提出抗議。該電稱：「自上次閣下會談之中及其他方面得悉，美特孫先生、美國對外清算委員會及海軍部代表，現在上海正與中國政府高級官員商談美國剩餘財產處理之最後辦法，據估價在三萬萬五千萬至五萬萬金元之間，由於其折價甚低，則其實際價值更高出若干倍。我並聞及中國政府正考慮從中國的借款權與美國分享，以求換得更有利之折扣以及由美給與此項移交物資之便利。鑒於過去美國交與中國之戰時物資會使中國政府充分使用以進行內戰，而此內戰尚在全力進行中，在此時交給剩餘物資，實等於火上加油，其結果可破壞任何對戰爭予以控制之最後企圖，我確信尚不能確定此次移交其中有無軍火，但此等物資乃屬軍用物資無疑，故必致大為增加政府之作戰潛在力。因此，我受權為目前進行的剩餘物資之談判，向美國政府提出抗議。我並須特別強調聲明：中共斷不能接受此種談判的結果，要[illegible]美政府仍訂立如此性質之協定，則即可立見嚴重的後果，而美國政府也不能推卸其對此後果應負的一部份責任。且此談判之結果，必須嚴重的影響[illegible]對促成和平的努力。我要求你利用你的影響，獲得美國政府的同意，把[illegible]拖延到中國的和平及統一的聯合政府有了明確的保障以後再談。」

光榮的道路

董策丞大隊長率部
在栒邑反內戰起義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陝西國民黨保安第六團三大隊少校大隊長董策丞率部起義，退出內戰，已於日前安抵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馬欄。董大隊長係陝西鳳翔人，從軍二十年，抗戰期間曾在太行浴血守土，但在好戰份子胡宗南積極擴展私人勢力消滅西北地方武裝的政策下，曾因「反共」不力，一度被扣押。最近胡宗南又調遣四十八旅，企圖解除該部武裝，董大隊長忍無可忍，乃於八月十五日被迫在栒邑張洪鎮起義。起義後，蔣軍曾行追擊未果。該部抵達邊區時，邊區各界千餘人齊集馬欄河畔，攜帶瓜菓紙烟和餅，熱烈歡迎，並舉行盛大歡迎會。

鞏縣起義的孔從周師長
率部抵達晉冀魯豫

（新華社邯鄲三十一日電）今年五月十五日在河南鞏縣起義反對蔣介石消滅異己的國民黨三十八軍五十五師師長孔從周將軍，已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率部抵達晉冀魯豫邊區。孔將軍下榻軍區交際處，二十四日上午軍區副政委薄一波親往慰問。孔將軍精神奕奕，深感他與解放區軍民同為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表示無限欣慰。下午，薄副政委特設宴為孔將軍洗塵。邯鄲市全體軍民即將舉行盛大歡迎會。

進攻鄒平以北的蔣軍
被我打垮五個團

企圖在[illegible]縣鄒口登陸的偽軍也被擊退

（新華社渤海三十一日電）渤海區八路軍及民兵擊潰鄒平以北地區之蔣偽軍五個團及企圖在濱縣北方鄒口登陸之偽軍。二十七日，盤踞在膠濟路周村之蔣軍第八軍暨第一師兩個團，新會長山之國民黨第二縱隊四、六兩個團及鄒平蔣軍十三軍之一個營，沿鄒平縣北二十里民、[illegible]一帶進犯，當晚八路軍在[illegible]一帶各下，激戰一晝夜，將十三軍美械化一個團及綏靖軍四、六兩個團全部擊潰，俘第一師一十二團大部殲滅。是役，八路軍繳獲大炮兩門，其他戰果正在清查中。另十五日[illegible]國民黨河北保安第七團李盛文部（前偽新海保安隊改編），由大沽一帶乘火輪開到渤海縣東北百二十里祁口附近海岸登陸，正糾合[illegible]縣東北鄉王莊等地偽匪「[illegible]部口鎮，首腦實力部隊」四八路軍與民兵經八小時激戰，並在[illegible]的海水中追擊七里許，斃傷共五十餘名，殘匪登輪逃遁。

美路易斯維爾報說：
國共未獲協議
蔣介石應負莫大罪咎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美新聞處二十六日訊：路易斯維爾信報最近著論稱：數月前，杜魯門曾謂中國中央政府為一黨政府，他指出此一政府亟需改組成為真正代表民意之政府。迄今，中國政府仍無改組或走向民主之跡象。馬司聯合聲明對中國政府避免採取建立一民主政府初步行動二事，並未表示強硬之態度。鑒於預設的國共雙方未能獲致協議，此事蔣氏實應負莫大罪咎。我們給予以經濟援助之保證，此項保證是否實現，須視民主工作之進展如何而定。

更正

昨日本版解放日報社論最後一段倒三行「揚松」係「楊松」之誤。按楊松同志為解放日報前總編輯，因積勞病逝。

被我釋放的蔣軍士兵
帶着人槍又過來了
「這是第二回了！」

（新華社臨沂三十一日電）在博山東北方的西坡戰鬥中，經過一陣喊話，白色土堆上的戰壕裏，扔出了一挺美式輕機槍和六支美式步槍，接着，胡士富帶着七名蔣軍跑出來，笑迷迷的向八路軍戰士打招呼：「認得我吧？這是第二回了。」原來他是不久前被俘的，按照他們自己的願望，他和其他七名蔣軍被釋放歸隊了，臨別時，胡士富低聲地說：「再見，後會有期！」這就是在正義面前蔣介石的威脅和命令完全破產的一次證明。像這樣例子正多着呢！好戰份子最初嚇唬士兵說：「八路軍捉到你們就活埋」，放下武器的蔣軍一批批被釋放歸隊，受傷的還坐着担架。於是內戰頭子又下一道命令：「所有官兵只准戰死，不准被俘，被俘者斬！」，但蔣軍在火綫上繳槍的人並沒減少，只是被釋歸隊的顧慮反而增加了。於是內戰頭子急忙改發命令道：「被俘者持槍歸隊，不准追究，徒手歸隊者重罪」，然而歸隊的俘虜除荷包裏有八路軍發的路費外，還是一雙空手。命令又修改了：「戰士歸隊者寬大，軍官被俘者重懲」，可是厭戰情緒感染了下級軍官，班排連長紛紛在火綫放下武器，且陸續被釋歸部，至此，命令又告無效。一位蔣軍連長一針見血地揭穿原因說：「為了補充兵源，蔣介石有什麼辦法?!」

全國基督教界名流
堅決反對內戰

要求制憲實行民主改組政府

（新華社南京二十九日電）全國基督教界著名人士[illegible]等於日前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表示堅決反對內戰，願和全國所有厭惡內戰的同胞團結起來，爭取國內的和平民主。」氏等指出：「經八年抗戰和在[illegible]已到了山窮水盡[illegible]不堪再有戰爭[illegible]三次世界大戰[illegible]

[illegible] 李培恩、之江大學校長 [illegible]

美名評論家貝爾評：
美軍就是明天退出中國內戰，實在也不嫌太早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美新聞處二十九日訊：美國著名評論家貝爾在[illegible]報著文稱：「為什麼我們還要和蔣介石政府結不解之緣呢？我們決定我們應留在那兒幫助蔣介石呢？我們到底有什麼好處呢？我們的折衷同樣是否已防止中國內戰呢？」貝氏對這些問題都給予否定的答覆，他說：中國內戰已進行很久了，假如我們明天就退出來，實在也不嫌太早。貝氏繼續稱孫夫人宋慶齡的聲明稱：「孫夫人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政治家，且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她認為中國中央政府是希望能夠挑起美蘇間的戰爭。我認為她的意見是很對的，確實有些自私自利的人希望美蘇戰爭，無怪乎孫夫人要求美軍自中國撤退。」

中陽前綫的地雷戰

煥文

民兵住的房子抗上地下都是鐵西瓜

記者路過重山，到達中陽前綫，在一處處起伏的山頭上，看到了我英勇民兵活躍的全景。回憶今年六月間，野心的閻軍曾經氣勢兇兇，越過中離邊界，進佔我離石大川很多村莊，搶走剛成熟的麥子和羣眾家裏儲存的口糧五六百石，從那時起，我民兵配合部隊，進行了聯合反擊，幾天光景，即將閻軍驅入中陽城的近郊。閻軍兇餘焰已大煞，但仍侵佔我解放區二十來個村莊，大修碉堡，憑堅頑抗。並不時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出擾、搶糧、抓丁、強姦婦女，使廣大的附近村莊人民，白天不得安心生產，夜晚不能安眠，當地羣眾說：「閻錫山的軍隊和日本人沒有兩樣！」以圍困三交、石門村聞名全邊區的臨南民兵，把他們的經驗和豪壯的精神帶到中陽來，協同他們的小弟弟——中陽民兵開展了地雷戰，他們堅決的誓言是：「我們一定要用鐵蛋子搗碎閻錫子」。自七月初到八月二十的一個多月當中，在地雷的爆炸聲中，已有八十餘名閻軍，送命或受傷，頑受了地雷的教訓之後，他們不敢再隨隨便便的出來了。古家嶺十八歲的小民兵高乃貴有趣而極有信心的對我說：「讓王八旦們出來搶東西吧！我們已準備下很多「西瓜」給他們吃哩！」確實，頑軍已吃過我們民兵的很多「西瓜」，在山灣灣，山凹裏，大小路口上，以至他們碉堡的近處，也種下了無數的「西瓜」。到我們民兵們住的房子裏去看，炕上、地下、窗台上，還準備下大量的「西瓜」沒有動用過。這就是目前中陽前綫的形勢。

該死的頑軍，飛上了天空

這個形勢的造成，有着許多生動的鬥爭內容，表現了我兵民的機智和英勇。七月初，頑軍剛由離石大川撤回中陽時，在離城二十里的郭家山紮下一個據點，依據這些碉堡，七月九號二十來個頑軍出發，我臨南民兵呂有全等三人。正幫助羣眾鋤地，發現頑軍，即忙藏起他們帶來的一個子母雷和兩個小雷，搶過幾個山圍，在頑軍必經的一個山頭上埋好，二十來個頑軍發覺我僅三個民兵，看不起，高喊要「捉活的！」拚命的向上圍來，我民兵一排子手榴彈打下去，二次又衝上來，我民兵即佯裝敗退，熱狂的頑軍進入我雷區，兩個小雷和一個子母雷一齊開花，廿來個頑軍即有七八個倒了下去。受到教訓的頑軍，即慌慌張張的拖上屍體回據點去了。又一次，我們一個民兵揹上一個子母雷，正準備在張家咀埋時，遠遠的望見我們兩個偵察員，被廿來個頑軍追趕上來，他心裏打下主意，但動作即故意表現得慌慌張張的把地雷丟下，把導火線藏在地下，自己相偕偵察員跑過去了，頑軍見到地雷，以為是我民兵被迫的將地雷丟下了，其中三個愚蠢的傢伙，高興的將地雷往起一抱，「轟」然一聲，三個傢伙死的死，隨了爆炸聲飛入空中，其餘的也齊被嚇退了。又一次，敵人到我下雷合（離城三十里）搶劫，民兵適有幾個悄悄的從山上溜下來，他把地雷拉的太早了，五個頑軍只前面的一個倒下來，他很後悔沒把五個頑軍全炸死。抱頭鼠竄，他拚命的追上去，又摔過一個手榴彈沒炸過敵人，從地上揀起石塊投過去，一直追了二三里路，頑軍沒敢回頭，跑回據點後都躺下了，其中的一個口吐污血死去了。我們的民兵用地雷保衛下來村子，頑軍開始心裏有點不服，聲言「我們非去下來子不行。」我們的民兵回答他們說：「我們死在山上也不要你們上來。」（下來子到山上）結果還是民兵們勝利了，經過幾次爆炸，頑軍的狂言，換來幾具死屍後也不得不懾服了。

頑軍學着日本人的話：「土八路的厲害！」

曾是這樣，頑軍原來是看不起民兵的，現在也學着日本人的話，說「土八路的厲害」了。他們受到我民兵的打擊沒法發洩他們的獸性，猶迫召集羣眾開會說：「民兵們埋雷你們要去看，羣眾回來作報告，不然炸住我們你們要你們來頂命。」但這會有什麼用處呢？老百姓已經嘗過解放後的自由生活，他們知道頑軍很快就會死亡，他們一有機會見到民兵，就親切的拉住手說：「我們實在等的不行了，你們到底什麼時候打碉堡呀？快些吧！」但頑軍裏的羣眾也並不是坐着等待的，嚴格說起來，頑軍裏的羣眾和民兵也很難分開，在敵人不出來時，民兵們就變成一般農民了，還常常分散的給當地貧苦抗屬和一般農民生產，頑敵一出發，年青的即掩護年老的和小孩子們轉移，其餘的即進入戰鬥。一次敵人到尙家峪搶劫，撞我民兵地下的地雷，死傷各一，他們喊我們的羣眾去抬，羣眾則向山溝裏跑，頑軍氣勢兇兇的一面追一面罵道：「這些老百姓都成了暗八路啦！非捉回處罰不行。」剛追到山溝裏「轟」的一聲，又一顆地雷開了花，又是死傷各一，他們清醒些了，不得不自己擔起屍首回去。

被地雷炸死炸傷的，再不強迫老百姓抬了

後來，他們被地雷炸死或炸傷的再也不叫老百姓抬了，吃了苦頭也不敢聲張了，即在據點或據點附近的羣衆們議論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頑軍換了炸，他們也向羣衆說：「你們不要亂講，他們地方根本沒炸過。」一次郭家山的頑軍晚上出來在[illegible]踩響了[illegible]，他們告訴羣衆說：「[illegible]我們在路上發現了[illegible]，等我們用民兵的雷炸[illegible]」羣衆心裏大明白，[illegible]「土八路吧。」「你們的[illegible]」（[illegible]把他們送上天空）

頑軍的厲害在牆上畫上

爆炸運動的開展，頑偽軍把民兵們恨極了，但被他們捉到的，當然不會生還。但我們不幸被俘的民兵都表現了高尙的民族的和階級的氣節。沙坳村二十一歲的青年民兵奚城不幸被頑軍捉去，[illegible]臨死時講：「我[illegible]光榮的，民兵為保護老百姓，死後也是光榮的，你們這些狗漢奸不會活長，所有的老百姓會給我報仇的。」死後羣衆都稱讚他：「奚城是好樣兒的，我們一定要給他報仇的！」由於我們的民兵有廣大羣衆的掩護，加之民兵的機動靈活的戰術，頑軍的獸性是不能盡情發揮的，[illegible]他們如何的厲害，[illegible]可是你們也太厲害！[illegible]在前進時，敵人腳下踩響了，沒有什麼東西能挽救他們的死亡，只有一條道路——放下武器。

副刊

牆上的掛像

佩說

一進老鄉家，
牆上掛着毛主席的像。
「老鄉那裏是誰？」
「嗐嗐！
你還認不得？
他是人民的救星，
他比爹娘也還親，
他是一盞燈，
穿透了黑暗，
照亮了人民的心。
沒有他呀！
咱永世翻不了身。」
老鄉說完嘻嘻笑，
拍着肩膀問我好。

母親和孩子

——前綫慰問團通訊——

米義田

十來付擔架，放在蔡樂娘娘神村頭上的柳蔭下，擔架的周圍，集聚着成羣的男女老鄉們，男人們都默默的看着這些負傷的同志，臉上現出無限的關懷。女人們在互相的低語：「是和頑固軍打仗掛花的呀！嘖嘖！……」「咱老百姓啊！你看同志們！……」擔架床上傳來一兩聲痛苦的呻吟，打斷了她們的話。空氣是沉靜而緊張的。

六十多歲的徐老太太在前面走，後面跟着十來個孩子，每人端着一碗，走向一個擔架邊。老太太兩手捧着碗，[illegible]：「傷員同志，吃吧！」[illegible]

那？還疼不？……」看見在擔架上同志的痛苦表情，老人的眼淚滴在那蒼白的臉上。

孩子們端着飯碗、躡手躡腳的送到傷員的面前，當那同志[illegible]時，他們就[illegible]，他們顯然懷念着前綫戰鬥[illegible]未完成的任務苦擾着他們。當同志們慢慢的吃了那碗麵時，他們的臉上，馬上露出一種孩子們特有的、天真的、勝利的微笑。一個孩子，左手端着碗，右手在一口一口的給一個傷員喂飯，碗雖不大，但他那嫩小的手，確實端着很吃力。這種情景使我內心非常激動了，這是些十來歲的孩子們啊！在平時還是些要爹娘來喂養的，兄姊來招顧的孩子啊！現在是在赤誠相愛的給這些為人民流血的同志們喂飯了，世界上還有什麼比得上這種感情的偉大呢？

擔架休息了一點多鐘，就又抬走了。孩子們擠到慰問團同志們的身旁，拉着我們的手，天真活潑的問長問短：「你們是從那裏來的，做甚去呀？」「咱們打下的[illegible]甚時還來呀？」……我答覆了他們的問題以後，故意的問他們：「你們為什麼要這樣親熱的招待傷兵呢？」「因為他們是子弟兵，子弟兵打垮閻錫山，為了咱們老百姓嘛！」十二歲的兒班長三虎說。「你們的工作誰積極？」我又問。「我積極！」「我積極!!」「我積極！」「我：……」「別吵！別吵！咱們大家都積極！」小兒和二凡結束了大家的爭論。「你們的工作有缺點嗎？」我這一問可把他們問住了，他們相互了一會，二且說：「有，有的偷吃剩下的麵飯。」大家都笑了。我又問他們：「如果傷兵多，照護不過來怎麼辦？」「我們有三十多個兒童啊！分四個班，還有六十多個婦女哩。哼！我們兒童組織的可好啦！一吹一吹哨子都來。除了照護傷兵還站崗放哨！」二凡子興高彩烈的說個不了，我才明白為在街上的擔架多婦女不回去，是在等着照護下一班的傷兵的……。

在書店裏

章彬

（寧武記事）

八月一日，是寧武書店開張的第二日。門前擠滿了人，從人羣中擠進來一位老鄉，臉上笑瞇瞇地，年歲有五十以上，看樣子像個舊日的讀書人，一進門便問：『同志有共產黨主張的新書沒有？』「有，有，多的很。」書店的同志立即給他取出一本「論聯合政府」，順便給他簡略介紹下書內的大意。老鄉表示滿足的說：『好，好，我就是要買這些書看。多少錢？』

「一本一百元。」

『不貴，不貴，這樣一本好書，才一百元。』

他把書展開看了有半點鐘，忽然自言自語地說：『真能！真能！』

我問他咋叫「能」？他解釋說：『同志！你看，毛主席早就說非持久戰不能打敗日本，還是已經應驗了的，這本書又說非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不能消滅內戰禍根，現在又應驗了吧！唉！真比三國諸葛亮的神機妙算還強，那真是天才。』他付足了錢，滿意地拿着書走了。

王家莊的民兵怎樣繳槍的

七月三十一日夜裏，我軍進到忻縣城外王家莊的時候，那裏的閻頑營長帶着幾十個人打了幾槍就跑了，也沒通知其他士兵。他們以為還像每夜的槍聲一樣，是當官的轟擊開小差的人，不敢出來，當我們的砲彈一顆顆打進他們碉堡的時候，那些班排長嚇的就不知去向，士兵們一槍沒發，赤着腳板跑出碉堡，把兩挺機槍，十支步槍和兩千多發子彈全部交給了我們，還學着說：「從前我交過你支七九，這回給你交三八。」他們都當了俘虜。

我發現他們中間好多跟過去的俘虜很不同，身上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隨時準備逃跑，但他們對我軍的稱呼也增加了，見了我們仍然像他們當老百姓的時候一樣的稱呼着「咱的隊伍」。談話極快自然，好像回到自己家裏一樣。（文德）

當繳到大砲的時候

七月二十三日打平岔，九一支隊二連在山上，警戒忻州的敵人，主力部隊把敵人打垮後，二連一排順着山溝就追，敵人溜走了，卻丟下一門大砲，三排長一個人弄不動，喊來了副連長，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個搬法，就抬的抬，扛的扛，壓得大家滿頭是汗，營長知道了，怕把砲弄壞，要牲口來馱。可是大家怕牲口來不及，大家就分着抬砲架子、山砲車、砲身。因為剛下過雨，路很滑，又要跳溝，可是大家齊說：「加油吧，咱有大砲就好！」李德生滑倒在溝裏，他怕壞了零件，馬上爬起又把砲架子扶起來，不由得喊：「快來，把咱的寶貝弄壞了！」。（力軒）

楊連長跳崖奪機槍

平社戰鬥中，山上的部隊像趕綿羊似的，把敵人趕到溝裏，敵人倘得一塌糊塗，頭一股有十來個，被七連的一挺機槍，打得亂滾亂爬。在一個兩丈高的山崖下，三四個敵人帶着一挺機槍，兩支三八，蜷在那裏，七連長楊維綜，一眼瞧見那挺黑油油的機槍，不由得心愛，一個箭步，便跳下去，搶向機槍撲去，崖下的敵人一見半空中跳下人來，早嚇得直磕頭，順順地繳了槍。

代郵

鄭遠林、高鍛、攸之、德彰諸同志，請速示通訊處，以便寄送稿費。

副刊

院簡訊
[illegible]本院設正副院長各一人[illegible]